

第十章

# 海棠依舊



一夜急風驟雨，海棠依舊紅。王光美身陷囹圄十二年，飽受人間屈辱和磨難，雖然多了幾分滄桑，多了幾分艱辛，但她的精神依舊那樣堅毅，她對劉少奇的感情依舊那樣堅貞，她的美麗也更加震撼人心。



## 重沐春風

一九七六年金秋十月，共和國歷史發生巨變，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被粉碎。次年八月，黨的十一大正式宣佈文化大革命運動結束。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黨中央開始全面糾正文化大革命犯的錯誤，大規模地平反冤假錯案。

王光美終於等來了她人生的春天。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組織部接收專案當天，王光美被釋放出獄，結束了漫長的十二年牢獄生活。

王光美出獄後，最先被安排住在位於廠橋的中央辦公廳招待所（即現在的金台飯店）。當時的招待所副主任李維信負責接待她。多年後，他對那天見到王光美的情景仍記憶猶新。

一輛吉普車開來，停在門口。車前座跳下一個中辦政治部的幹部，幫忙打開後車門。所有人的目光在剎那間都聚向那道車門。

首先看到的是一隻伸出車門的穿著普通布鞋的腳，接著，剪短髮和深藍色衣服的影子閃動一下，一隻腳剛觸到地，她的臉已經揚起來。

王光美朝門廳裡走來。她一無所有，沒有行李、沒有箱子、沒有提包，甚至沒有一隻牙具袋。她穿一身再生布的勞動服，就是那個年代掃馬路的工人在勞作時穿的那種勞動服。她步子邁得從容不迫，像是經過一夜勞作剛下班回家……

……

她那曾經黑得像墨玉一樣的頭髮已經失去光澤，幾絲白髮刺目地顯露出來。……她的臉色變得蒼白，眼角已經布上細細的皺紋，她的身子有一種寧靜淡泊，柔和從容的端莊神情。

……

「王光美同志，您都需要一些什麼東西？我們一定盡力幫忙解決。」李維信詢問。

王光美毫不猶豫地脫口而出：「請給我筆和紙，麻煩你儘快幫我借支筆，多拿些紙來。」

……

這一夜，王光美房間裡的燈光久久未熄。她在寫著什麼……

（權延赤：《餐桌上的領袖們》，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出獄第二天，王光美見到了自己的孩子們，一家人抱頭痛哭。這時，劉少奇已經含冤去世整整十年，她的母親和兩個繼子也因為受迫害離開了人世，但自己總算等到了雲開霧散的日子，活著見到了孩子們，王光美又感到無比的欣慰。

王光美在中辦招待所只住了短短幾天，在時任中組部部長胡耀邦的安排下，搬到了中組部招待所——翠明莊。這裡對王光美來說熟悉而又親切：中西合璧的門樓，綠色的琉璃瓦……三十二年前，這裡曾是軍調部中共代表團的駐地，她推著自行車走進了這幢樓房，從此走上革命道路。三十二年後，她走出林彪、「四人幫」編織的牢籠，在這裡重獲春天的溫暖。從這裡出發又回到這裡，命運畫了一個圈。

當年在翠明莊當服務員的李紅回憶說：「王光美穿著黑色的獄衣，花白頭髮已經過肩，但氣質非常好。她的頭髮很長，我幫她理了發。她不斷地說謝謝，特別和藹。」

與子女們劫後重逢，王光美不捨得他們離開，每天由孩子們輪流陪伴，母子母女之間有說不完的話、訴不完的情。有一天，

劉愛琴來看繼母，拉著她的手，哭著說：「媽媽，對不起，當時我不該不喊你媽媽，請你原諒我。」王光美欣慰地笑了，說：「我還真不記得了。」

雖然自己解放了，但王光美一直惦記著劉少奇平反的事。出獄後這段時間，她除了和親人團聚，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寫材料，向黨中央申訴劉少奇的冤情，請求黨中央早日給劉少奇平反昭雪。

有一天，王光美帶著兒子劉源拜訪了當時的黨中央副主席陳雲，詢問為劉少奇平反的進程。陳雲告訴她：「少奇同志是一定要平反的，但現在還不到時候，四人幫搞了那麼多誣衊不實之詞，他們隨意定案，但我們就不能像他們那樣草率，要非常嚴謹……你們家的孩子，這麼多年給我寫的信我都收到了，一封也沒有丟，都在這個抽屜裡。」有了中央領導這句話，王光美放心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七日，農曆除夕，北京黨政軍民各界三萬多人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盛大的春節聯歡晚會。王光美接到邀請，帶著孩子們走進了人民大會堂。這是她十二年來第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儘管她蒼老了許多，許多人還是認出了她。剛開始，有的人還有點猶豫，有點遲疑，第一個人和她握了手，接著第二個人、第三個人走了過來，和她握手、擁抱，向她問候。過來的人越來越多，王光美差一點被擠倒。她激動萬分，向人群深深鞠躬，大聲說：「我又和同志們在一起了，是人民解放了我！」

這一年，王光美早早地感受到了春天的溫暖。三月，中央組織部作出結論：「王光美同志的政治歷史清楚，沒有問題。」「文革」中「四人幫」給她羅列的種種罪名全部被推翻。六月，她被增補為五屆全國政協委員，十一月，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事局局長……



## 告慰冤魂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自從知道劉少奇含冤去世的消息後，王光美心裡時刻在呼喚丈夫的名字，祈盼他的靈魂早日安息。

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央決定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組織部對劉少奇一案進行複查。十一月，劉少奇案複查組向中央提交了《關於劉少奇案件的複查情況報告》。一九八〇年二月下旬，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通過《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撤銷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的所有罪名以及將其「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的錯誤決議，並向全國發表公報。

這天晚上，王光美和子女們圍坐在電視機前，急切地等待著《新聞聯播》節目的開始。當聽到播音員說出「劉少奇同志」這個曾經熟悉的稱呼時，孩子們歡呼著，王光美卻喜極而泣：多少年來盼望的這一天終於來到了。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三日，王光美和孩子們在劉少奇治喪委員會成員的陪同下，乘專機前往河南鄭州迎取劉少奇的骨灰。王光美出獄後，多方打聽、尋找丈夫的骨灰，一直未能得到線索，後來得知骨灰被完好地保存在開封，她才安下心來。他們抵達鄭州的時候，劉少奇的骨灰早已由開封取回，但王光美仍然想到丈夫去世的地方，追尋他生命中的最後足跡。

當日下午，王光美一身素裝，配戴黑紗，率眾子女驅車來到開封。她先到開封火葬場，在當年存放劉少奇骨灰的骨灰架前默哀，站在火化爐前凝視，向當年參加火化的兩名工人瞭解當時的情況。這一過程，王光美始終表情肅穆，沒有掉一滴眼淚。

從火葬場出來，王光美來到開封市北土街十號北院。劉少奇在

那裡度過了他生命中的最後二十七天。走進曾經關押劉少奇的房間，王光美一眼就認出那副她和劉少奇共枕多年的橡膠枕頭。那是劉少奇訪問柬埔寨時，西哈努克親王送給他們的禮物。她走過去抱起枕頭，將它緊緊貼在胸前，淚水潸然而下：「是的，就是這個枕頭……」孩子們控制不住，失聲痛哭。王光美大聲勸慰：「孩子們，堅強些！」

五月十四日，劉少奇骨灰迎送儀式在鄭州隆重舉行。王光美接過裝有劉少奇骨灰的骨灰盒，緊緊地抱著它，將自己的臉長時間地依偎在骨灰盒上，彷彿在說：「少奇，分別這麼多年，你終於回到我的身邊了。」

五月十七日，黨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劉少奇追悼大會，黨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詞。追悼會結束後，鄧小平走過來，握著王光美的手說：「是好事，是勝利！」王光美連聲說：「謝謝，感謝黨，感謝人民！」

治喪過程中，不少人提出應該保存劉少奇的骨灰。王光美謝絕他們的好意。她說：「我們要尊重少奇同志的遺願和生前囑託，將他的骨灰撒到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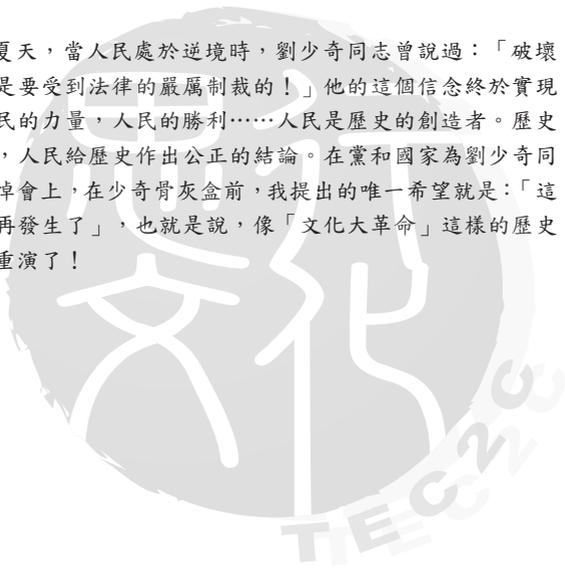
五月十九日，王光美和孩子們護送劉少奇的骨灰，乘專機抵達青島。那天，陰霾蔽空，天空還下了一陣小雨。午後一時許，五艘軍艦編隊駛入黃海海域。在驅逐艦後甲板上，王光美從骨灰盒裡取出骨灰袋，深情地親吻，緊貼胸前偎依著，然後緩緩打開骨灰袋，雙手捧起一把骨灰，舉起來，撒向大海。此刻，彷彿剛剛回到了自己身邊的親人終於要永遠離去，王光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聲痛哭。在二十一響禮炮聲中，孩子們從母親手中接過父親的骨灰，伴上鮮花撒向大海……

下午，軍艦駛回碼頭，青島的天氣已由陰轉晴，一片豔陽。王

光美站在碼頭，最後一次回首凝望大海。此刻，她臉上的淚痕早已被海風吹乾。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江青等十名反革命集團主犯，進行了公正判決。當晚，王光美寫出《歷史悲劇不能重演》：

一九六七年夏天，當人民處於逆境時，劉少奇同志曾說過：「破壞憲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的！」他的這個信念終於實現了。這是人民的力量，人民的勝利……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歷史是人民寫的，人民給歷史作出公正的結論。在黨和國家為劉少奇同志舉行的追悼會上，在少奇骨灰盒前，我提出的唯一希望就是：「這樣的事不能再發生了」，也就是說，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大悲劇不能重演了！





## 海棠依舊

王光美臥室的牆壁上一直掛著一張放大的黑白照片：劉少奇正在檯燈下伏案工作，桌上那束盛開的海棠花開似錦……

一九五五年春天，中南海頤年堂海棠花開，妖嬈豔麗。海棠素有「花中神仙」之稱，王光美從小就喜愛種花，非常想讓劉少奇也去觀賞觀賞，可那幾天他工作太忙，實在抽不出時間。正好有個衛士悄悄剪了幾枝海棠回來。王光美便把它插在花瓶裡，擺放在劉少奇的辦公桌上，讓他在工作之餘感受一下春天的美麗。

晚上，王光美走進劉少奇的辦公室，只見他正在檯燈下埋頭寫字，海棠花在柔軟的燈光映照下顯得格外豔麗。她趕忙拿來相機，悄悄地拍下了這個鏡頭。照片洗出來後，竟然很有藝術效果，後來還拿到攝影展會上展出。

故人已去，海棠依舊。「文革」後重新安家，王光美從眾多的照片中挑選了這一張，放大後掛在自己的房間裡。每次看到它，劉少奇的音容笑貌便會浮現在眼前，彷彿還在自己身邊，還在孜孜不倦地工作……

「文革」後，王光美把劉少奇的遺物陸續捐給了各地的劉少奇紀念館。劉少奇的稿費更是一分錢都沒要。一九八一年十月，她為此還專門給中央組織部寫過一封信：

少奇生前，稿費均作為黨費上交，在他平反後，經中紀委特別關懷，給我補發了。經中央批准，早已作為少奇同志的黨費上交。

近兩年，有些報刊發表或再版了少奇同志文章，凡給我寄來的稿費，我均直接覆信，並把錢直接寄還有關出版單位。今後，無論初版或再版少奇同志著作（包括《劉選》）的稿費，我和少奇同志的

孩子均不能、也不應該接收。

我鄭重地向黨申明，少奇同志的著作連同版權，我和我們家的孩子們均不能要。我們作為普通勞動者，應完全靠我們自己的能力工作和生活，少奇同志是屬於黨的。

到了晚年，王光美身邊幾乎找不到一件劉少奇用過的東西，但她對劉少奇的懷念卻一天沒有停止過。

劉少奇平反後二十多年裡，她先後寫出了《劉少奇簡要歷史》、《我們是和人民在一起的》、《從香山到中南海》、《劉少奇的青年時代》、《與君同舟，風雨無悔》、《陪劉少奇調研人民內部矛盾》等大量回憶、紀念文章，深情緬懷劉少奇。去世前一年，她還帶病整理出自己的數十萬字的文集《我與少奇》。

除寫紀念文章，作為劉少奇的遺孀和研究者，王光美幾乎每年都要抽出時間，出席紀念劉少奇或研討劉少奇理論思想的會議和活動。即便是到了晚年，身體患病、受傷，她仍然有請必到，從不推辭。從王光美最近十多年參加與劉少奇有關的活動記錄可以看到，她後半生仍然與劉少奇緊緊相連：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赴湖南出席劉少奇銅像揭幕儀式和紀念劉少奇誕辰九十周年有關活動。

一九九三年十月，到河南省鄭州市，出席紀念劉少奇誕辰九十五周年學術討論會。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赴湖南寧鄉等地，參加紀念劉少奇誕辰九十五周年有關活動。

一九九六年十月，到安徽省滁州市出席劉少奇研究述評學術討論會。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赴湖南省寧鄉縣出席劉少奇故居舉行的十二集電視文獻紀錄片《劉少奇》開機儀式。

一九九八年十月，出席「劉少奇光輝業績展覽」開幕式並講話。

一九九八年十月，出席「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一百周年展覽」開幕式。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赴河南省確山縣參加「河南省紀念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六十周年暨劉少奇同志誕辰一百周年大會」。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出席文獻紀錄電影《共和國主席劉少奇》首映式。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出席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紀念劉少奇誕辰一百周年大會。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赴湖北省武漢市，出席「劉少奇與中國社會主義」學術研究會。

二〇〇一年四月，赴上海出席「劉少奇與中國共產黨」學術研討會。

二〇〇二年五月，出席紀念何寶珍烈士誕辰一百周年座談會並講話。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出席在北京政協禮堂舉行的紀念劉少奇誕辰一百零五周年座談會。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湖南參加劉少奇誕生一百零五周年紀念活動。

……

王光美出席這些活動，當然不是因為晚年寂寞，或者為了沾丈夫的餘光，而是出於對這位歷史偉人的崇敬和熱愛，也是希望劉少奇的歷史遺產能夠對當今社會發揮更多的積極作用。

王光美家裡有一位特殊的常客，他每次登門，都會受到王光美和家人熱情招待。他就是扮演劉少奇的特型演員郭法曾。他回憶說：「我從開始飾演劉少奇，就得到了光美同志無私的支持與鼓勵，正是有老人二十二年來的肯定，我才一直有信心塑造劉少奇的形象。」

郭法曾是在一九八四年出演電視劇《劉少奇在東北》的主角時認識王光美的，王光美對郭法曾的扮相也非常滿意，為了讓他演好劉少奇，她給他講了許多有關劉少奇的故事，甚至還把劉少奇的衣服送給了他。郭法曾一穿竟然非常合身。因為這次的成功表演，加上王光美的贊許，郭法曾成了扮演劉少奇的專業戶，先後在十部影視劇中扮演這位歷史偉人。

螢屏和銀幕上栩栩如生的劉少奇形象固然慰藉了王光美對丈夫的思念之心，但更多的是讓她感到欣慰，因為這些藝術作品糾正了劉少奇在「文革」中被扭曲的形象，讓更多的人看到了他光輝的一面。





## 悠悠家鄉情

王光美嫁給劉少奇後，曾經六次回到劉少奇的故鄉——湖南寧鄉縣花明樓鄉炭子村。除了第一次是隨丈夫回家，另外五次是在劉少奇不在人世後她帶著兒孫回來的。在晚年，她已經把劉少奇的故鄉當成了自己的家鄉。每次回來，她都要祭拜從未見過面的婆婆魯氏，探望、接見劉少奇的親屬和相識的故鄉人。

對她來說，晚年回婆家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賢慧通達，更多的是出於對劉少奇的懷念，出於對婆家親人和故鄉人熱愛劉少奇的一種情感回報。

炭子村距省城長沙市約七十公里，是一個富有田園風光的小山坳。劉少奇在這裡出生，並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時代，他對故鄉充滿深情，但由於種種原因，他離開家鄉四十年沒有回過家，直到一九六一年，趁工作之便和王光美回過一次家。

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王光美陪同劉少奇回到炭子村。這是她第一次回婆家。他們就住在自己的老屋，晚上睡在當年劉少奇和母親住過的房間。這次回炭子村，他們主要是做農村調查。當時正值三年困難時期，農民吃不飽飯。劉少奇想通過實地調查，瞭解到底是幾分天災幾分人禍。

四十五年後，劉少奇家的鄰居歐鳳球仍然清晰地記得當年的情景。

「那天中午，大隊幹部突然把我叫到少奇家裡。還沒走進門，少奇和王光美便走到門口來迎接了。王光美從內屋裡捧出糖粒子給我們吃，還給我們倒茶。我平生第一次吃糖粒子，糖的包裝紙上有一層白色薄膜，我們丟掉了沒吃。王光美就說糖的包裝薄膜不要扔掉，是糯米做的，可以吃，很有營養。」

「王光美穿一身藍色外套，很樸素，完全沒有主席夫人的架子。看得出他們夫妻很恩愛，她對劉主席真好。那天天氣有點悶熱，劉少奇在瞭解情況時，汗水直流，王光美連忙拿出扇子給主席扇風，扇了半個小時。在劉少奇與我們的對話中，王光美從頭至尾沒有插一句話，還幾次給我們倒水。看得出，她看到婆家鄉親們的困苦，心裡也很難過……」

到家的第三天，劉少奇帶著王光美祭掃了母親的墳墓。去之前沒有任何準備，隨行人員臨時折了一把松樹枝，遞給王光美，王光美又把樹枝遞給了劉少奇。劉少奇便把樹枝端端正正擺放在母親的墳前，然後夫妻倆在墳前鞠了三個躬。王光美聽劉少奇說過，他七歲時父親就去世了，母親一手把他拉扯大。因為他在家中最小，母親最疼愛他。他也十分敬愛母親，可他二十二歲離家後，在外面鬧革命一直也沒有回過家，母親去世，也沒能回來盡孝。

第四天，王光美又隨同劉少奇步行七八里路到鄰村探望劉少奇四十多年沒見面、已經七十多歲的同胞大姐劉紹德。她是劉少奇在老家唯一的同胞親人。他們給姐姐帶去了五斤大米、兩斤餅乾、兩斤糖果、九個雞蛋、一斤豬油作為禮物。到了大姐家，王光美跟劉少奇叫姐姐。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〇年，王光美先後三次給大姐寄錢，一次一百元，一次六十元，最後一次是三十元，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困難。

臨別的時候，劉少奇一手拉著大姐的左手，王光美雙手拉著大姐的右手，叮囑她好好養病，保重身體。隨行人員將這一鏡頭拍攝了下來。

二十二年後，王光美第二次回婆家。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王光美帶著女兒劉愛琴、兒子劉源回到炭子村。這次回婆家，她捐獻了劉少奇的一批遺物。當時，劉少奇故居經過整修正式對外開放。聽說故鄉人在「文革」中冒著風險保存「劉少奇同志故居」匾額，王光美感激地說：「感謝家鄉人民在最困難的時候，仍然理解我和少奇。」

參觀完劉少奇的故居，王光美接見了劉少奇在老家的親戚。大姐的女兒魯新秀親熱地叫王光美「舅媽」。王光美告誡晚輩親戚說：「少奇的親屬一定要按照少奇生前的要求辦，遵紀守法，自食其力，嚴格要求自己。」隨後，她帶著兒女們到婆婆的墳前獻了花。離開炭子村時，她接過寧鄉縣廣播站記者的話筒，深情地說：「我今天來，沒有機會同全縣人民一一見面，現在我通過縣廣播站向大家問好，祝你們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王光美第三次回婆家正值劉少奇誕辰九十周年。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她帶著女兒劉愛琴、兒子劉丁、劉源，到炭子村參加紀念劉少奇誕辰九十周年大會、劉少奇同志紀念館開館和劉少奇銅像揭幕儀式。她站在高大的劉少奇銅像前，久久地凝視著。

參觀劉少奇故居時，王光美以女主人的身份向當時的國家主席楊尚昆介紹：「這裡是少奇家的酒房。從前，少奇家以務農為主，兼營大米和米酒生意。少奇青少年時期有時也幫著賣酒，經常瞞著家人將米和酒送給窮困人家……這裡是堂屋，一九六一年，少奇在這裡和當地的群眾開座談會，瞭解民情。」在劉少奇紀念館，她又如數家珍地介紹劉少奇的遺物，這些文物包括衣服、鞋、襪、沙發、公事包、籐椅、草帽等大小物品，大多是王光美捐獻的。每一件文物她都能講出一個難忘的故事。在劉少奇辦公室復原陳列室前，王光美笑著說：「當時，少奇辦公的地方沒有地毯，睡的也沒有這麼高級，是地板，不

太像……」

劉少奇紀念館副館長易錦君回憶說：「王老最初不同意修建紀念館，主要是怕花錢。她說還不如把資金投到貧困地區，發揮更大的作用。但經過多方努力，建劉少奇紀念館一事終於定下來了。但她建議，紀念館的設計要有地方特色，並反覆叮囑建設的規模和投資不能太大。王老對紀念館的事情一直非常關心。每年春節前期，我都要去北京，探望王老的同時，也向王老彙報劉少奇故居一年的工作情況及來年的工作計畫。每次，她都會熱情地接待。我把王老當做了我的母親一樣。」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是劉少奇誕辰九十五周年，年逾古稀的王光美第四次回到炭子村。她帶著女兒劉愛琴、兒子劉丁，首先向劉少奇銅像獻花籃，三鞠躬，然後對大家說：「少奇離開我們二十多年了，今天是他生日，我應該回家為他祝壽。」

王光美出席了在炭子村召開的「劉少奇經濟思想研討會」開幕式，並發言。在劉少奇祝壽酒會上，她深情地說：「我五年沒有回家鄉了，這幾年家鄉變化很快、很大，我心裡非常激動。感謝家鄉人民對我的關心，對少奇的懷念……」

這次回婆家，王光美還參觀了寧鄉縣城。三十二年前，他隨同劉少奇在縣城住了幾個晚上，在這裡留下了一份深深的懷念之情。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型電視文獻紀錄片《劉少奇》在炭子村舉行開機儀式。王光美又一次回到了婆家。面對歡迎她的鄉親，她拱手致意：「鄉親們好！鄉親們好！」來到劉少奇銅像前，她和大家一道獻上了花籃。午飯後，已經七十七歲的王光美在晚輩們的攙扶下，來到婆婆的墳前，獻上一束青翠的樹

枝，畢恭畢敬地行三鞠躬禮。她說：「我來花明樓，應該來拜拜婆婆，因為少奇很孝敬他的媽媽。」

下午，王光美請來幾位曾參加過一九六一年座談會的鄉親到劉少奇故居的堂屋敘舊。她竟然還記得他們的名字。其中一位老人叫黃仁和，聽到王光美叫他的名字，愣了一下。後來他回憶說：

「我一下子還沒反應過來，我還沒認出她，她一眼就認出了我，還叫出了我的名字。我當時很感動，她是主席夫人，每年得接觸多少人呀，三十多年後還記得我這老百姓的名字和模樣。」

王光美詢問他們現在的生活情況，還打聽其他幾位元當年調查時認識的老朋友。她感慨地說：「現在我們都老了，想到各家去看看也難了。這次回家看到大家日子好過了，過去你們吃不飽，現在可以經常吃到肉了，還蓋起了樓房……我心裡高興啊……歡迎大家到北京去看看。」

王光美最後一次回婆家是在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劉少奇誕辰一百零五周年。她已經八十二歲高齡，這一次，除了兒女劉愛琴、劉濤、劉丁、劉源，孫子劉維澤，她還帶來了從俄羅斯遠道而來的劉少奇的長孫阿廖沙夫婦、長孫女索尼亞夫婦。阿廖沙和索尼亞是劉少奇的長子劉允斌和第一任妻子、俄羅斯姑娘瑪拉生的兒女。分散30多年，王光美一家通過多方尋找才聯繫上的。這是他們第一次回鄉拜祖。王光美雖然年事已高，而且不久前還摔過一跤，行走不便，但還是坐著輪椅，帶著兒孫回來了。

上午出席紀念活動時，王光美不肯坐輪椅，硬撐著走到了會場。她說：「大家都是老朋友，哪有大家站著我坐著的道理……」走到炭子村南坡，她率領兒孫們向劉少奇銅像敬獻了花籃。接過鄉親們獻

上的生日蛋糕，她激動地說：「今天是少奇同志的生日，應該吃蛋糕啊！」

花明樓文化廣場的紀念活動結束後，她迫不及待地對兒孫們說：「走，我們到故居去看看！」走進故居的院子，她馬上拉著晚輩合影。凝視著掛在堂屋裡她第一次回婆家時和劉少奇的那張合影，她久久不願離去，彷彿回到了四十二年前和丈夫在老屋度過的那幾個日日夜夜。走進婆婆的臥室，她站在婆婆的照片下，要攝影師為她和婆婆合影。她遺憾地說：「這次回來，走不動了，不能去婆婆墳上祭拜了。留個影表示一下我的心意吧。」來到橫堂屋，王光美在長條凳上坐了下來，久久地不願起身。

下午，王光美離開炭子村，她幾次回頭，眼裡晃動著淚花，依依不捨。她可能已經預感到這是她最後一次到劉少奇的故居了，這裡給她留下了太多的美好回憶。